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二十七回 管神機營王爺撤差 升鎮國公小的交運

「那老捕役往下一看，賊不見了，那房子卻是臬臺衙門，不免吃了一驚，不敢跟下去，只得回來。等到了散更時，天還沒亮，他就請了本官出來回了，把昨夜的事，如此這般的都告訴了。又說道：『此刻知道了賊在臬署。老爺馬上去上衙門，請臬臺大人把闔署一查，只要額上受了傷的，就是個賊，他昨夜還偷了銀子。老爺此刻不要等藩臺傳，先要到藩臺那裡去回明了，可見得我們辦公未嘗怠慢。』知縣聽得有理，便連忙梳洗了，先上藩臺衙門去，藩臺正在那裡發怒呢。知縣見了，便把老捕役的話說了一遍。藩臺道：『法司衙門裡面藏著賊，還了得麼！趕緊去要了來！』知縣便忙到了臬署。只見自己衙門裡的通班捕役，都升布在臬署左右，要想等有打傷額角的出來捉他呢。知縣上了官廳，號房拿了手版上去，一會下來，說：『大人頭風發作，不能見客，擋駕！』知縣只得仍回藩署裡去，回明藩臺。藩臺怒不可遏，便親自去拜臬臺。知縣嚇得不敢回署，只管等著。等了好一會，藩臺回來了，也是見不著。便叫知縣把那老捕役傳了來，問了幾句話，便上院去，叫知縣帶著捕役跟了來。到得撫院，見了撫臺，把上項事回了一遍。撫臺大怒，叫旗牌官快快傳臬司去，說無論甚麼病，必要來一次，不然，本部院便要親到臬署查辦事件了。幾句話到了臬署，闔署之人，都驚疑不定。那臬臺沒法，只得打轎上院去。到得那裡時，只見藩臺以下，首道、首府、首縣，都在那裡，還有保甲局總辦、委員，黑壓壓的擠滿一花廳。眾官見他來，都起立相迎。只見他頭上紮了一條黑帕，說是頭風痛得利害，紮上了稍為好些。眾官都信以為實。撫臺便告訴了以上一節，他便答應了馬上回去就查。只見那老捕役脫了大帽，跑上來對著臬臺請了個安道：『大人的頭風病，小人可以醫得。』臬臺道：『莫非是個偏方？』捕役道：『是一個家傳的秘方。只求大人把帕子去了，小人看看頭部，方好下藥。』臬臺聽了，顏色大變，勉強道：『這個帕子去不得的，去了痛得利害。』捕役道：『只求大人開恩，可憐小人受本官比責的夠了！』臬臺面無人色的說道：『你說些甚麼，我不懂呀！』當下眾官聽見他二人一問一答，都面面相覷。那捕役一回身，又對首縣跪下稟道：『小人該死！昨夜飛瓦打傷的，正是臬憲大人！』首縣正要喝他胡說，那臬臺早倉皇失措的道：

『你……你……你可是瘋了！』說著也不顧失禮，立起來便想踢他。當時首道坐在他下手，便攔住道：『大人責恙未痊，不宜動怒。』那位藩臺見了這副情形，也著實疑心。撫臺只是呆呆的看著，在那裡納悶。捕役又過來對他說道：『好歹求大人把昨夜的情形說了，好脫了小人干係；不然，眾位大人在這裡，莫怪小人無禮！』臬臺又驚，又慌，又怒道：『你敢無禮！』捕役走近一步道：『小人要脫干係，說不得無禮也要做一次！』說時便要動手。眾官一齊喝住。首縣見他這般鹵莽，更是手足無措，連連喝他，卻只喝不住。捕役回身對撫臺跪下道：『求大人請臬臺大人升一升冠，露一露頭部，倘沒有受傷痕跡，小人死而無怨。』此時藩臺也有九分信是臬臺做的了。失了庫款，責罰非輕，不如試他一試。倘使不是的，也不過同寅上失了禮，罪名自有捕役去當；倘果然是他，今日不驗明白，過兩天他把傷痕養好了，豈不是沒了憑據。此時捕役正對撫臺跪著回話，藩臺便站起來對臬臺道：『閣下便升一升冠，把帕子去了，好治他個誣攀大員的重罪！』臬臺正待支吾，撫臺已吩咐家人，代臬憲大人升冠。一個家人走了過來，嘴裡說：『請大人升冠！』卻不動手。此時官廳上亂烘烘的，鬧了個不成體統。捕役便乘亂溜到臬臺背後，把他的大帽子往前一掀，早掉了，乘勢把那黑帕一扯，扯了下來。臬臺不知是誰，忙回過頭來看，恰好把那額上所受一寸來長的傷痕，送到捕役眼裡。捕役揚起了黑帕，走到當中，朝上跪下，高聲稟道：『盜藩庫銀子的真賊已在這裡，求列位大人老爺作主！』一時撫臺怒了，藩臺樂了，首道、首府驚的呆了，首縣卻一時慌的沒了主了。那位臬臺卻氣得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，嘴裡只說：『罷了！罷了！』一時之間，倒弄得人聲寂然，大家面面相覷。卻是藩臺先開口，請撫臺示下辦法。撫臺便叫傳中軍來，先看管了他。一時之間，中軍到了。那捕役等撫臺吩咐了話，便搶上一步，對中軍稟道：『臬臺大人飛簷走壁的工夫很利害，請大人小心！』那臬臺頓足道：『罷了！不必多說了！待我當堂直供了，你們上了刑具罷！』於是跪下來，把自從算命先生代他算命供起，一直供到昨夜之事，當堂畫了供，便收了府監。撫臺一面拜折參辦。這位臬臺辦了個盡法不必說，兩個兒子的功名也就此送了，還不知得了個甚麼軍流的罪。你說天下事不是無奇不有麼。」此時已響過三炮許久，我正要到裡面催點心，回頭一看，那點心早已整整的擺了四盤在那裡，還有雞鳴壺燉上一壺熱茶，便讓子明吃點心。兩個對坐下來，子明問道：「近來這城裡面，晚上安靖麼？」我道：「還沒聽見甚麼。你這問，莫非城外有甚麼事？」子明道：「近來外面賊多得很呢。只因和局有了消息，這裡便先把新募的營勇，遣散了兩營。」我道：「要用就募起來，不用就遣散了，也怨不得那些散勇作賊。其實平時營裡的缺額只要補足了，到了要用時，只怕也夠了。」子明道：「哪裡會夠！他倒正想借個題目招募新勇，從中沾些光呢。莫說補足了額，就是溢出額來，也不夠呢。」

我笑道：「不缺已經好了，那裡還有溢額的？」子明道：「你真是少見多怪！外面的營裡都是缺額的，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額。到了京城的神機營，卻一定溢額的，並且溢的不少，總是溢個加倍。」我詫道：「那麼這糧餉怎樣呢？」子明笑道：「糧餉卻沒有領溢的。但是神機營每出起隊子來，是五百人一營的，他卻足足有一千人，比方這五百名是槍隊，也是一千桿槍，」我道：「怎麼軍器也有得多呢？」子明道：「凡是神機營當兵的，都是黃帶子、紅帶子的宗室，他們闊得很呢！每人都用一個家人，出起隊來，各人都帶著家人走，這不是五百成了一千了麼。」我道：「軍器怎麼也加倍呢？」子明道：「每一個家人，都代他老爺帶著一桿鴉片煙槍，合了那五百枝火槍，不成了一千了麼。並且火槍也是家人代拿著，他自己的手裡，不是拿了鸚鵡囊，便是臂了鷹。他們出來，無非是到操場上去操。到了操場時，他們各人先把手裡的鷹安置好了，用一根鐵條兒，或插在樹上，或插在牆上，把鷹站在上頭，然後肯歸隊伍。操起來的時候，他的眼睛還是望著自己的鷹；偶然那鐵條兒插不穩，掉了下來，那怕操到要緊的時候，他也先把火槍擡下，先去把他那鷹弄好了，還代他理好了毛，再歸到隊裡去。你道這種操法奇麼？」我道：「那帶兵的難道就不管？」子明道：「那裡肯管他！帶兵的還不是同他們一個道兒上的人麼。那管理神機營的都是王爺。前年有一位郡王奉旨管理神機營，他便對人家說：『我今天得了這個差使，一定要把神機營整頓起來。當日祖宗入關的時候，神機營兵士臨陣能站在馬鞍上放箭的，此刻鬧得不成樣子了；倘再不整頓，將來不知怎樣了！』旁邊有人勸他說：『不必多事罷，這個是不能整頓的了。』他不信。到差那一天，就點名閱操，揀那十分不像樣的，照營別辦了兩個。這一辦可不得了，不到三天，那王爺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機營的差使了。你道他們的神通不大！」

我道：「他們既然是宗室，又是王爺都幹得下來，那麼大的神通，何必還去當兵？」子明道：「當兵還是上等的呢。到了京城裡，有一種化子，手裡拿一根香，跟著車子討錢。」我道：「討錢拿一根香作甚麼？」子明道：「他算是送火給你吃煙的。這種化子，你可不能得罪他；得罪了他時，他馬上把外面的衣服一擱，裡邊束著的不是紅帶子，便是黃帶子，那就被他訛一個不得了！」我道：「他的帶子何以要束在裡層呢？」子明道：「束在裡層，好叫人家看不見，得罪了他，他才好訛人呀；倘使束在外層，誰也不敢惹他了。其實也可憐得很，他們又不能作買賣，說是說得好聽得很，『天潢貴胄』呢，誰知一點生機都沒有，所以就只能靠著那帶子上的顏色去行詐了。他們詐到沒得好詐的時候，還裝死呢。」我道：「裝死只怕也是為的訛人？」子明道：「他們死了，報到宗人府去，照例有幾兩殯葬銀子。他窮到不得了，又沒有法想的時候，便裝死了，叫老婆、兒子哭喪著臉兒去報。報過之後，宗人府還派委員來看呢。委員來看時，他便直挺挺的躺著，老婆、兒子對他跪著哭。委員見了，自然信以為真，哪個還伸手去摸他，仔細去驗他呢，只望望是有個躺著的就算是了。他領了殯葬銀，登時又活過來。這才是個活僵屍呢。」我道：「他已經騙了這回，等他真正死了的時候，還有得領沒有呢？」子明道：「這可是不得而知了。」

我道：「他們雖然定例是不能作買賣，然而私下出來幹點營生，也可以過活，宗人府未必就查著了。」子明道：「這一班都是好吃懶做的人，你叫他幹甚麼營生！只怕趕車是會的，京城裡趕車的車夫裡面，這班人不少；或者當家人也有的。除此之外，這班人只怕幹得來的，只有訛詐討飯了。所以每每有些謠言，說某大人和車夫換帖，某大老和底下人認了乾親家，起先聽見，總以為是

糟蹋人的話，誰知竟是真的。他們闊起來也快得很，等他闊了，認識了大人先生，和他往來，自然是少不免的，那些人卻把他從前的事業提出來作個笑話。」我道：「他們怎麼又很闊得快呢？」子明道：「上一科我到京裡去考北闈，住在我舍親宅裡。舍親是個京官，自己養了一輛車，用了一個車夫，有好幾年了，一向倒還相安無事。我到京那幾天，恰好一天舍親要去拜兩個要緊的客，叫套車，卻不見了車夫，遍找沒有，不得已僱了一輛車去拜客。等拜完了客回來，他卻來了，在門口站著。舍親問他一天到哪裡去了。他道：『今兒早起，我們宗人府來傳了去問話，所以去了大半天。』舍親問他問甚麼話。他道：『有一個鎮國公缺出了，應該輪到小的補，所以傳了去問話。』舍親問此刻補定了沒有。他道：『沒有呢，此刻正在想法子。』問他想甚麼法子。他道：『要化幾十兩銀子的使費，才補得上呢。可否求老爺賞借給小的六十兩銀子，去打點個前程，將來自當補報。』說罷，跪下去就磕頭，起來又請了一個安。舍親正在沉吟，他又左一個安，右一個安的亂請，嘴裡只說求老爺的恩典。舍親被他纏不過，給了他六十兩銀子。喜歡得他連忙叩了三個響頭，嘴裡說謝老爺的恩典，並求老爺再賞半天的假，舍親道：『既如此，你趕緊去打點罷。』他歡歡喜喜的去了。我還埋怨我舍親太過信他了，那裡有窮到出來當車夫的，平白地會做鎮國公起來。舍親對我說：『這是常有的事。』我還不信呢。到得明天，他又歡歡喜喜的來了說：『一切都打點好了，明天就要謝恩。』並且還帶了一個車夫來，說是他的朋友，『很靠得住的，薦給老爺試用罷。』舍親收了這車夫，他再是千恩萬謝的去了。到了明天，他車也有了，馬也有了，戴著紅頂子花翎，到四處去拜客。到了舍親門口，他不好意思遞片子進來，就那麼下了車進來了。還對舍親請了個安說：『小的今天是鎮國公了！老爺的恩典，永不敢忘！』你看這不是他們闊得很快麼？」我道：「這麼一個鎮國公，有多少俸銀一年呢？」子明道：「我不甚了了，聽說大約三百多銀子一年。」我笑道：「這個給我們就館的差不多，闊不到哪裡去。」子明道：「你要知道他得了鎮國公，那訛人的手段更大了。他天天跑到西苑門裡去，在廊簷底下站著，專找那些引見的人去嚇唬。那嚇唬不動的，他也沒有法子。他那嚇唬的話，總是說這是甚麼地方，你敢亂跑。倘使被他嚇唬動了，他便說：『你今日幸而遇了我，還不要緊，你謹慎點就是了。』這個人自然感激他，他卻留著神看你是第幾班第幾名，記了你的名字，打聽了你的住處，明天他卻來拜你，向你借錢。」我道：「鎮國公天天要到裡面的麼？」子明道：「何嘗要他們去，不過他們可以去得。他去了時，遇見值年旗王大臣到了，他過去站一個班，只算是他來當差的。」我道：「他們雖是天潢貴胄，卻是出身寒微得很，自然不見得多讀書的了，怎麼會當差辦事？」子明道：「他們雖不識字，然而很會說話，他們那黃帶子，都是四品宗室，所以有人送他們一副對聯是：『心中烏黑嘴明白，腰上鵝黃頂暗藍。』」我道：「對仗倒很工的。」

說話之間，外面已放天明炮，子明便要走。我道：「太早了，洗了臉去。」便到我那邊，叫起老媽子，燉了熱水出來，讓子明盥洗，他匆匆洗了便去。

正是：一夕長談方娓娓，五更歸去太匆匆。未知子明去後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